

再智慧的头脑也掩饰不了邪恶的灵魂

比目鱼在微笑

FIRST LADY

MICHAEL MALONE

(美) 迈克尔·马隆 著

马爱华 徐彬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比目鱼在微笑

First lady

(美) 迈克尔·马隆 著

马爱华 徐彬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目鱼在微笑 / (美) 马隆 (Malone, M.) 著; 马爱华, 徐彬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225-923-2

I. ①比… II. ①马…②马…③徐…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0695号

First Lady

By Michael Malone

Copyright © 2001 by Michael Malon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ourcebooks, Inc.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9993

比目鱼在微笑

(美) 迈克尔·马隆 著; 马爱华 徐 彬 译

责任编辑: 吴 超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谜·视觉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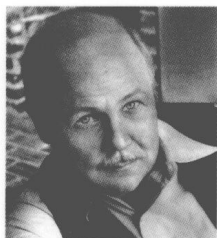
字 数: 342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一版 2010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23-2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迈克尔·马隆 (Michael Malone, 1942—)，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哈佛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大学。

马隆被誉为美国文学界一个独特的声音，涉足多种创作领域，如文学、非小说、编剧，总共有十多部作品出版。他的长篇巨著Handling Sin一经面世，便被评论界拿来与狄更斯、塞万提斯的作品相比，称其为“一个巨大的成功”。短篇小说Red Clay为他赢得了埃德加·爱伦·坡奖，并入选世纪最佳侦探小说。他曾是美国ABC电视台热播系列电视剧《只此一生》(One Life To Live) 的主编剧，并因此获得了日间艾美奖、美国编剧协会奖。另外，他还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新闻日报》、《国家》等杂志的撰稿人，获得过欧·亨利奖。



致 谢

在此感谢：

莫林·弗格森，她始终是我作品的第一读者和最忠实的读者。

彼得·麦逊和帕特·卡瓦纳长期对我的支持。

希勒尔·布莱克天才式的校对。

麦吉·马隆提出的建议。

帕特·图特的法律咨询。

沃尔特·斯托克的语言课。

还有一起和我为此书的写作和出版而努力工作的有识之士：

艾米·巴克斯特、布鲁克·巴赫林、莫利·本尼菲尔德、梅甘·卡斯珀、米切尔·钱塞勒、约翰·科米尼斯、摩根·德姆普斯特、林·迪尔哥、丹尼·维勒、瓦内萨·德莫赖斯尼、莎拉·多纳德森、卡蒂·弗利斯、珍妮弗·弗斯科、维姬·弗莱、布里·格里斯凯特、德比·汉森、贝斯·哈斯勒、布莱德·亨兹、朱蒂斯·凯利、利萨·凯尼勒斯、海蒂·肯特、朱蒂斯·凯勒、雪莱·威尔。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罗利·贺斯将我引见给著名的多米尼克·莱科——出版界的第一夫人。

序

每天晨曦时分，我都会骑着自已那匹马纳萨斯马在松山湖畔凉亭后的马道上遛闲，今早儿也不例外。我家是名门望族，一直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斯顿市，松山湖就在小镇郊外。百年前，先辈们曾驾着小马车在北湾小路上南来北往，相见时彼此会摘下草帽行礼致意。虽说这一带到处都有我的本家人，但我自个儿的活动范围却仅限绕湖而行的红土小道。

趁着黎明时分的松山湖上仍一片寂静，我开始骑着马儿沿湖慢行。地平线上泛起一抹朝霞，天空也跟着亮堂起来，小湖湾上笼罩着的薄雾正随风翻卷着悠悠飘向岸边，仿佛湖中仙女早已在幽深的湖底坐卧不安，欲伺机挥舞神剑从雾中一跃而出。时间还早，太阳尚未露脸，南方大地上万物朦朦胧胧，就连皮德蒙特此时都带点儿亚瑟王卡默洛特王宫的味道，我打心底里偏爱这种景色。

那条马道向来人迹罕至，所以我压根儿就没想能遇见那女子。

雾气萦绕下的她，纹丝不动地站在灰木码头的最边沿，雾中码头恰似一条小路漂浮在水中，水路像是能把她带到对岸去似的。湖畔松林中有片空地紧挨着湖边的鹅卵石滩，我骑着马慢慢跑过来，于是她便闯入了我的眼帘。湖边石滩归一家名为第五季的豪华度假村所有，度假村于去年落成，庭院楼舍呈二十年代特有的建筑风格。看到女子的身影我顿时驻足，就像赛马时突遇一堵无法逾越的障碍墙。我扯着缰绳调转马头，马纳萨斯完全被弄蒙了，它拼命扭动着黑色长颈，野性的目光中充满惊奇。

她身材苗条，亭亭玉立，金灿灿的秀发，好不妩媚动人。眼前的她简直是绝代佳人，如此花容月貌，令我惊奇得好似突见一只色彩斑斓的热带鸟陡然飞出松林一般。或许是因为她深情遥望对岸的眼神吧，我即刻联想到《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但她们俩却毫无相

似之处。小说中的女子身披带风帽的黑斗篷，而这位佳丽却身着短短的红色薄纱晨袍；这里没有小说中白色海浪敲打堤坝的景象，我没有大声提醒她注意安全，她也没有转过身来凝视我，她随后的举动则更让人难以预料。

第一缕金色阳光刚好从她身后的树丛上方斜射出来，她抖动了一下身子，薄纱晨袍便顿时从她肩头滑落到码头的旧木板上。她全身赤裸在原地站立了片刻，举起白皙的双臂弓背向前，而后便开始高歌吟唱起来，美妙的音韵好似童话里的神曲，穿过树林悠悠荡荡地飘进我的耳际。一曲完毕，只见身披霞光的她纵身跳入雾气蒙蒙的湖水中不见了踪影。

红纱晨袍在码头灰白色木板的衬托下，红殷殷的像是一摊鲜血。我担心女子这纵身一跳可能是绝望之举，便即刻催马疾驰。我毕竟是重案侦探，接受过专业训练，遇到生死攸关的突发事件能迅速做出反应。此外，我还担心，即便这女子无轻生之意，但却未必能料到暗藏的危险：湖底的暗礁，或是六月末北湾冰冷的湖水都能将她置于死地。

我急冲冲地刚赶到岸边，却见她突然间甩动着湿漉漉的金发跃出水面，挂满水珠的秀发在阳光照耀下金光四射。她环顾一下四周，看见了骑在马背上的我，开心地笑了，举起手臂向我致意。我也向她挥手还礼，她竟然动作夸张地伸开手臂向我送来一个飞吻，随之便又一头钻入水中。我久久地望着，望着她熟练而强健地游向远方，望着她双脚扑腾扑腾地拍打着湖水，留下一路银色水花雀跃飞舞，宛如万枚钻石闪闪发光。

我看得出她非寻常女子，可殊不知自己的一生将会因她而彻底改变。

目 录

1	序
1	第一部分 午夜灯光 六月二十日，星期三—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3	第一章 卡迪
15	第二章 梅维丝
31	第三章 布巴·珀西
47	第四章 安迪
59	第五章 迪娜
68	第六章 李·海文
77	第七章 艾格尼丝·康诺利
88	第八章 国王的卫兵
100	第九章 德莫特·奎因
115	第十章 灰衣女子
124	第十一章 希尔斯顿命案
130	第十二章 露西·格里格斯
139	第十三章 湖中仙子
152	第十四章 午夜皇后

161	第二部分 原形毕露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163	第十五章 新政酒吧
179	第十六章 图斯卡德拉大街十九号
194	第十七章 一〇五号密室
207	第十八章 三一教堂
215	第十九章 修剪灵感发廊
226	第二十章 三号审讯室
235	第二十一章 狱中会客室
248	第二十二章 A号法庭
258	第二十三章 海文森林
274	第二十四章 缅因大街
279	第三部分 时不我待
	七月一日，星期天—七月四日，星期三
281	第二十五章 开局生面
296	第二十六章 交换空间
305	第二十七章 傻瓜搭档
313	第二十八章 酿成大错
322	第二十九章 闪电战
334	第三十章 陷入僵局
349	第三十一章 莫大牺牲
357	第三十二章 终局揭晓
365	第三十三章 出手摊牌
373	第三十四章 最后将军
380	尾声

第一部分
午夜灯光

六月二十日，星期三—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第一章 卡迪

清晨的细雨已被高温蒸为薄雾，这阵子哪怕是场雷阵雨袭来把人行道旁的树枝刮弯腰，恐怕也难让毒日清凉下来。毛毛雨仍下个不停，正午时分，只见警察总部大楼前的台阶上，雨水已被蒸发成水汽缓缓升腾。我一边登上台阶，一边思量着那从码头上跳入水中的女子，她是什么人我竟然无从知道，真是不可思议。

希尔斯顿人都以“南方人”自诩，可这词儿的内涵已所剩无几。对于过去，南方何止是被淡忘，就连这概念都全被抛至九霄云外了。在现今南方，大家见面早就用不着相互寒暄打什么招呼了，倒不是因为咱们早已彼此熟悉，恰好相反，大家都形同陌路，而且习以为常。从前在希尔斯顿发生的命案总带那么点儿本地特色，总会与当地的烟草厂、纺织厂、红土农庄，或木兰花树成荫的大学或住在大学城的当地百姓有点儿千丝万缕的关联；换句话说，过去发生的命案多少会带点儿乡土气息，明显的地区特色总能让警方顺藤摸瓜地找到破案线索。但时过境迁，此刻那个世界犹如祖父的草帽和马车一样成为遥不可及的历史，在如今的希尔斯顿，根本找不到有助于破案的任何线索。

“看路啊！”有人叫道。我被楼里冲出的人群推挤着，他们都是在希尔斯顿高级法院审理诺里斯谋杀案的，这会儿正急着去吃午饭，回来好继续审案。向我喊话的是县治安官霍默·洛奇，他边走边翻看着封面印有摇滚歌星的杂志，不经意间与我撞上。我转身见他连推带挤地下了楼梯走上街道。在十字路口，有两个身材矮小的外来女人挡住了他的去路，只见他肩膀一侧，从她们俩中间挤了过去，又抬腿朝堆在人行道上的垃圾袋踢了一脚，随后在街角处拐弯不见了。

那两个中年妇女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身穿廉价黑衣，直发又黑又密，肤色如黏土般通红。我搞不清她们俩是墨西哥人、秘鲁人，还是印第安人；也不知是什么离奇的境遇把她们带到了希尔斯顿镇。俩人手里都拎着印有“南方驿站”字样的大购物袋——“南方驿站”是老火车站内的高级市场，离法院大楼不远——看起来她们并不像前来“南方驿站”购买高档乳酪、纯梅洛葡萄酒或高级咖啡壶的顾客。她们俩在雨中静静地候在路边，我已连续第三天在街角处看到她们了。她们俩觉察到我在盯着她们，便起身匆匆离去。

在南方，盯看陌生人有失礼貌，可我这辈子干的偏偏就这行当。我负责侦破凶杀案，首次看到的陌生人往往都是死者，可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将其身份查个水落石出。然而，我们称之为“魔头女兵”的被害者的身份却至今仍是谜团一个。三月中旬，我们在希尔斯顿一个分区的小树林里发现了这具年轻女子的尸体，现已是六月二十日，我们却仍对她一无所知。她身上没留有任何身份证明，档案里找不到跟她相符的指纹，尸体也无人前来认领，好像这世上压根儿没什么人为她牵肠挂肚。按当地报纸的说法，若历时三个月希尔斯顿警方仍无法弄清楚死者身份的话，那只能表明我本人办案无能，进而意味着警察局长卡迪与我相比也不过半斤八两。

卡迪的办公室在希尔斯顿市政大楼——现名为“卡德米恩大楼”——的顶楼拐角处，办公桌上杂乱不堪，连那双路夫牌旧皮鞋也

扔在桌上。他的办公室在楼里算是最宽敞的，连楼下市长的也比不了。屋里空调温度开得很低，两排落地窗上都结了霜，凝结的水珠顺着玻璃滑落而下。卡迪正吃着盒装外卖肯德基，我随手把湿漉漉的帽子放在咖啡桌子上，说道：“把过去扔了就等于把咱们的南方也扔了，瞧瞧这些鸠占鹊巢的垃圾食品。”

希尔斯顿最年轻的警察局长，冲着我眨了眨他那双明亮的蓝眼睛。“贾斯廷·B.萨维尔五世，吃这个省钱。来杯百事可乐？”

“我想要个毯子。”

“来点儿‘超脆爽’如何？”

我给他看了看带回的寿司外卖。“不用了，谢谢，”我嘟囔着说，“向千禧年致敬！所有美国人这会儿都嘴里嚼着垃圾食品，眼前看着垃圾电视啦。”

卡迪略带嘲讽地冲我“哼”了一声：“因垃圾食品就大动肝火的人，我还真没见过。”他用手画了个圈。

“嗯，要我说呀，还是铺条化纤地毯来迎接千禧年吧。让那成卷的毯子席地滚动铺开，让它连播带滚地把过去的一切都统统遮盖住算了。桑德斯上校的家庭装肯德基算不上什么，老南方比这糟糕的事儿还多着呢。”

我打开筷子说：“大家都好比井底之蛙，就知道那么点儿破事儿，每周只要有一件新鲜事儿，人们就能津津乐道地谈论一周。”

“什么事？说来听听？”卡迪从盒子里拽出一只鸡翅，“我自然希望你的是来给我说如何查清‘魔头女兵’凶手的，我就想听你讲怎么破案。瞧瞧我，这阵子刀都被架在脖子上了，媒体那帮家伙正挥着电棍戳我的马屁股呢。”

“要想弄清谁是凶手，起码得知道她是谁呀！”

“贾斯廷，只要她是人，总会有人认识。”

我摇摇头说：“在希尔斯顿不是这样，他不认识她。今非昔比呀！”

是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偶然发现了那遇害的苗条金发女郎，当时女尸正横在镇子东边灌木树林深处被雨水淹过的斜坡上，身上满是湿树叶和烂枝条。凶手已把她喉咙割断，刀子一直捅到后脊梁。显然他用

同一把锯齿刀把她的头发紧贴着头皮锯了下来，还切下了穿着小眉环上的一小圈皮肤，然后又草草地给她剃了头，就这样，我们称受害人为“魔头女兵”。她身上除了一件崭新的盖世猜猜牌T恤衫外其他什么都没有。

正是她的发式和那件T恤衫吸引了媒体的眼球，他们开始大做文章。早在去年十一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内维尔镇——此镇离希尔斯顿不到五十英里——曾发生过类似案件。受害人也是年轻女子，同样被割断了喉咙，削掉了头皮，身上也只是穿了件盖世猜猜牌T恤衫，女子前胸散有几瓣红玫瑰。她死后没出二十四小时，有人就在一个排水管道里发现了尸体，内维尔警方不费吹灰之力就查明其身份：被害人叫卡西·奥克斯，曾因卖淫屡次被捕，有指纹记录在案。死者的发式和衣着在当时并没引起什么特别兴趣，然而四个月後，当希尔斯顿这座富庶的南方大学城发现了这位身穿同样衬衫的受害人时，媒体即刻喧哗起来。一位法医认为，两名女子有可能死于同一把刀下。尽管法医本人并不十分确定，可媒体却欣然接受这种预测。作案模式表明这是个有某种习性的惯犯，刻意重复同一手段以达到引人注意的目的，即作案人为连环杀手。

就“魔头女兵”一案来看，凶手毫无疑问是想引起警方注意。死者的舌头从舌根被割下，胳膊和躯干上有死后被灼的小块伤痕，头部周围摆放着一圈燃烧过的家用火柴。一根脏兮兮的白鞋带系在死者脖子上，鞋带上穿有从眼眉处切割下来还连着皮肉的小眉环。为确保有的放矢以便横躺的尸体能引起警方高度重视，死者一个脚趾上还绕着根绳子，上面挂着的标签，用红色粗笔写着：

贾斯廷·B. 萨维尔中尉

烦劳将您的朋友转交

希尔斯顿警察局长C.R. 曼格姆

重案刑侦负责人竟被人勒令将一死去的“朋友”交给警察局长，这

使侦破“魔头女兵”一案迫在眉睫；也令——标签内幕泄露后——媒体哗然，他们连问都没问我本人，就对外宣称说我与被害人相识。可事实上，我并不认识她，就算见过，也无法辨认。据验尸人员推测，到被发现时为止，女尸被扔在树林里无人问津长达八周，她流淌的血已渗入土里，尸体也已腐烂。后来不知是什么动物从树叶里拖出一只胳膊，被两个十几岁的孩子看到，亡羊补牢，但为时过晚。凶手的确留下了独特标记，但要靠这点儿线索追查到他或受害人身份却绝非易事。

受害女子印模显示其牙齿相当漂亮，和国家电脑数据库中存档的任何失踪年轻女性牙齿记录都不吻合，她的脚踝处文有红色盘蛇图案，也许手腕处也有，但这信息没太多价值。可既然她双手已被野兽啃掉，大概舌头也被吃掉了，我们只能凭主观臆断，估计她生前长相挺俊俏。

我几次三番地告诉卡迪我真不知被害女子究竟是谁，说实在的，该女子姓甚名谁，我一头雾水，因找不到任何具体线索能够揭示其身份。在现今希尔斯顿，随便哪个女孩子都有可能拿支魔笔给自己文上蛇身，也有可能穿上一件崭新的盖世猜猜牌T恤衫，系上耐克鞋带，戴上肯尼斯·科尔牌太阳镜。在这个年代，有哪个舍得大把花钱修饰牙齿的姑娘遭难遇害了，恐怕都可能没人为她牵肠挂肚，希尔斯顿也不例外。然而媒体却坐不住了，他们急切期待“魔头女兵”凶手再现江湖，比如再杀个女人，要不就杀我或卡迪，或者作案未遂被当场拿下。可春去夏来也不见罪犯有任何动静，于是媒体便将矛头指向希尔斯顿警方。

我吃完寿司卷对卡迪说：“现在不仅仅在大城市杀人案久告不破，而且很多案子一拖就是三年、十年、三十年或更长时间。说不定哪天我们突然一下子碰上什么线索，破案马上就有门路了。”

卡迪用纸巾擦了擦消瘦的大手，说：“可别说你这是未卜先知，我希望你说的不是预言。我想明天就破案有门，就像梅维丝唱的那首歌，《我生待明日》。”

“啊，老天，连你也变成这副德行！镇上再没人谈起‘魔头女兵’